

选调生

熊 芯

一

知道小区后门有一位陌生女人在等自己,但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发现,雨儿越来越喜欢我,越来越离不开我,有种寸步不离、难分难舍的意味。当我拖着旅行箱走在小区曲径通幽的步行道上,回头瞧见我家的阳台,正好看见雨儿穿着她最喜欢的那件粉红色睡衣,站在阳台上向我频频挥手。

路过小区后门的门卫室,保安礼貌地向我点点头,用手一指说,有人在等你呢,就她。

一位陌生女人问我,你是黄平?我说,对呀,你是……?她说,我是河口镇组织委员陈莉,向大勇镇长安排我来接你。欢迎,欢迎!她象征性地拉了拉我的手,一边说,一边来接我手里的旅行箱。我摆了摆手,压下拉杆提着包,尾随她走出小区。等我的陌生女人正是陈莉,昨天我们通话了。她领我来到停靠在路边的一辆

有些陈旧的 213 吉普车前,司机快速跳下驾驶室,接过我手里的旅行箱,小心翼翼地放在后备箱里,然后拉开车门请我上了车。

坐在副驾位的陈莉说,这是分到我们镇的选调生黄平,这是小姜。她并没有回头,像是给我和司机作相互的介绍,又像是自言自语,末了还加了一句,黄平是区交通局黄局长的公子!司机小姜哦了一声,吉普车就在平坦的柏油路上风驰电掣,向着郊外驶去。三个人初次见面并没有多余的话。陈莉微微闭上眼睛,左手伴着匀速摇晃的车轻轻敲打着左膝,显得那般悠闲自在、神情怡然。

因为昨晚睡得太晚,上车后我就感觉眼皮打架,困乏感一次次地向我袭来。我无暇顾及车窗外的风景,本想安静地睡上一会儿,可杂乱的思绪又使得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入睡。

在青年干部学院选调生培训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即将分配到 C 区的 20 名选调生:绝大部份是从各高校选拔出来

的。因此在他们眼里,今年的选调生分配,我是最有可能分配到好单位的人选。他们都知道我有一个在C区当交通局长的老爸,我父亲当交通局局长前曾任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选调生由组织部分配,我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分配的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也让其他的选调生议论纷纷。

吉普车颠得厉害,我感觉有些反胃,打嗝吐出的仍然是昨夜的酒气。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陈莉急忙用手掩住鼻子,我不好意思地解释说,真不好意思,昨天喝多了。陈莉转过头对我说,没啥,要不下去透透风?

司机把车停稳,下车来,陈莉也打开车门下来,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感激地向她点了点头。我喝下一口水后感觉心里顺畅多了,低头看看脚下,土石公路从半山腰的茂密森林中穿过,左边是仰头望不到顶的绝壁,右边是一眼见不着底的万丈悬崖,一股冷气倏然从背脊往上窜,我倒吸一口凉气,把目光移向陈莉。陈莉也许看出我的一丝惊恐,微笑着对我说,可能你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大山,走过这样的土路吧?我不置可否。陈莉突然大笑,笑过后对我眨了眨眼显出诡秘的神态说,没想到如此温文尔雅的人,电话里像个地痞流氓。我知道她是在笑我昨晚接电话对她的态度,我很不好意思的收回目光,埋头解释还以为是谁打错电话呢。陈莉瞧我窘迫的样子,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矜持,她双目远眺葱郁的大山深处,双手梳理着微风吹拂下飘逸的长发。我嗅着微风吹来的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香波味,目光移向她,仔细打量眼前这个高挑漂亮的女子:皮肤白皙,瓜子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双目明亮,高高的鼻梁,精致小巧的嘴,不管从哪个部位看她都绝对算得上一个大美女。

陈莉收回目光的时候,我问她,你是哪年出生的?如果你年龄比我大的话,我就叫

你陈姐。她说好啊,反正我也是独生子女,有个弟弟照顾多好!说完又嘿嘿地笑了几声说,好一点了吗?是不是该赶路了?

二

车在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下午两点多才到达河口镇。下车的时候,陈莉带我到镇上的老酒家住下来。她离开的时候对我说,你好好休息一下,晚上的欢迎晚宴就安排在这里,向镇长要为你接风洗尘。听完她的交待,我心里油然而产生一种幸运的感觉,假如我留在城里某个单位,未必能如此器重。望着陈莉的背影,我的精神为之一振,疲惫感一下消失了许多,心里涌动着一一种莫名的幸福和感激。

晚六点多钟,镇长向大勇在党办文书姜伟的陪同下来到老酒家。向镇长满脸笑容地伸出肥大的手拉着我说,欢迎,欢迎。河口镇需要像你们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他转过脸对姜伟说,小姜,小黄跟你一样是组织分配到镇上的选调生,以后你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年轻人要有年轻人的朝气,不要看上去委委琐琐的。

姜伟看上去又瘦又矮小,蜡黄的脸上架了一副近视眼镜,眯细的双眼被宽厚的镜边衬托成一条缝,给人的感觉既猥琐也缺乏年轻人应有的朝气。

向镇长说话的时候,陈莉悄悄进来了,待大家入座,她招呼服务员上菜。一会儿,菜就上齐了。酒喝的是老白干,酒杯是白色陶瓷杯,装满一杯有足足一两。向镇长端起酒杯站起来,我们三个也跟随他站起来。他把目光移向我,将手里的杯子与我手里的杯子碰了一下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河口镇的一名干部了,山区条件艰苦,但民风纯朴,有啥事别闷在心里,找几个人拉拉家常,喝几口烧酒,烦恼就像风一样过去了。来吧,干杯!

向镇长仰头将满满一杯酒倒进嘴里。我跟着也喝下一杯，老白干性烈像刀子一样把喉舌剜得生疼，吞进肚里仍有一种火辣辣灼热感。陈莉和姜伟只浅浅地抿了一小口。向镇长说，姜伟，你还是个男人？陈莉是女同志，不喝酒可以理解，你咋像个小脚女人一样，第一杯酒还是耿直点，干了！姜伟直挺挺地站着，脸一下子红到耳根，端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他用左手推了推滑到鼻梁上的眼镜，轻轻皱了一下眉头，一口喝下手中的那杯酒。向镇长说，这才像个男子汉，不就是一杯酒么，又没让你去赴刑场。陈莉接过话说，镇长，姜伟的确不喝酒，你忘了？姜伟前年刚分来时，也是你替他接风，他喝了两杯就趴在桌子上了，差点到乡卫生院打吊瓶。

向大勇镇长摸了摸快要秃顶的头说，哎呀，看我这记性，你不提醒我倒是忘了。然后将目光转向我说，他俩不喝，你能喝就陪我喝两杯，不能喝也不勉强。我瞟了一眼姜伟，他满脸通红，细小的眼睛像在打瞌睡。我站起来给向镇长斟满一杯，也给自己倒满说，镇长，感谢你百忙中抽时间来为我接风，我敬你。向镇长说，哈哈，晚上能有啥事？喝酒，喝酒。他端起酒杯，你小子是块干乡镇工作的料。

陈莉和姜伟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少动筷子夹菜，静静地看我和向镇长推杯换盏。向镇长喝了几杯后，脸开始泛红话也多了起来。他说，想想人呀，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最终又回到养育一生的土地，就像一个圆圈，从起点又回到终点。他感慨说，日子过得太快了，想想自己，从半脱产干部转为脱产干部，经历了三个年头，最初参加工作就在现在的河口镇，围绕包括河口镇在内的四个乡镇慢悠悠转了两圈，就转了近30年，转瞬就50多岁了。前年换届我向组织提出来回区里哪个部门任个副职，当初领导

答应得干脆，觉得我的要求并不过分，没想到结果还是让我第三次回到河口镇，你们说我能怨天尤人吗？还得一心一意作为河口镇的经济条件差一点，老百姓穷一点，但森林和牧草资源丰富，药材、山珍较多，只要把路修好了，这些东西就成了宝贝，到时候何愁河口镇老百姓不富裕。你们年轻，河口镇条件艰苦，但确实又是你们施展才干的好地方。你们既然工作在这里，心里就应该真心诚意的喜欢这个地方，要与我们的衣食父母建立深厚的感情，用心用情地为他们办事，他们就会从心底爱戴你们。

向镇长越说越激动，接连干了几杯。我也陪他喝了几杯，感觉整个房间都有些摇晃。我站起来准备去洗手间，脑袋一沉，脚底下让凳子绊了一下，险些摔倒。向镇长伸手一把扶住我，对姜伟说，你把小黄扶上楼休息。

姜伟搀扶着我离开座位。我说让我自己走吧。姜伟说，你确实喝多了，扶你好累。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够哥们，谢谢你的照顾！姜伟说，不用谢，我们都是选调生。

他把我平放在床上，替我脱掉鞋子，然后打来一盆水给我擦了脸洗了脚，跑上跑下的脚步声我听得清清楚楚，心里也非常明白，但全身像掏空了一样没有一点力气，想说话，嘴也张不开，舌头一阵阵发麻。伴随姜伟关灯的声音，我的眼睛已睁不开了。

三

一觉醒来，天已亮了。看看表，六点半钟。我推开窗户，一股清冽凉爽的空气迎面扑来。初秋的早晨已有些许凉意，我感觉后背窜起一丝冷气，我哆嗦一下急忙穿上外衣，突然想起应该给雨儿打个

电话，我摸出手机，拨了雨儿的手机号码，但长久没有反应，我以为是昨天晚上酒喝多了忘了关机，手机没电了，再看着屏上的电池显示仍有三格，我再次拨了雨儿的手机，还是没有反应，我仔细看看手机屏幕才发现没有信号，心里顿时感觉有些失落。

我下楼的时候，老酒家的主人还没起床。我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走出去，街上冷冷清清的，两旁的住家除少许从窗户里射出微弱的灯光外，没有一点人的吵闹声。老酒家的对面是河口镇政府，五楼一底的青砖房，在整个街道显得鹤立鸡群。我从东街慢悠悠地转到西街，再从西街转回老酒家，街道上的住家已陆续打开房门，寂静的小镇显示出一种生气。

我开门进屋的时候，老酒家的主人和婆娘也起床了。见我进屋，肉肉的男人堆上笑说，黄同志起得这么早？洗脸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洗过脸后我就给你下面条，你们城里人早餐喜欢吃稀饭包子馒头，乡下人觉得吃这些玩意不抵饿。向镇长交待过了，让我给你下面条。在他说话的时候，女主人把脸盆递在我手上，我拘谨地接在手里说，你们对我不用这样客气，我是政府机关的一员，慢慢地我们就熟悉了。

对对对，慢慢就和黄同志熟悉了，我叫汪华，大家都叫我汪胖子，她姓石。以后你就叫我汪哥，叫她石嫂。我连连点头，两口子乐滋滋下了厨房。

吃过早餐，我上楼整理了一下，便去镇府找陈莉。走到政府大楼大厅，从窗口看见姜伟坐在电脑旁，专心致志地打字，我犹豫了一下走进了党政办公室。我说，姜伟，昨天晚上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姜伟推了推滑在鼻尖上的眼镜对我说，谢啥？同时天涯沦落人……

我看见办公桌上摆了一台电话机，而且用一个木盒子锁着，只留有一个听筒在外边。我好奇地问，姜伟，怎么把电

话装进木盆子还带上锁？姜伟说，你感觉奇怪？向镇长觉得镇干部辛苦，给每个部门每月发 200 元的电话费补助，除党政办实报实销外，每个部门包干使用节约归己。结果每个部门都跑来党政办打电话，党政办每月电话费 1000 多元。为此，向镇长在大会上严肃批评了一些人，后来安排办公室做了盒子把电话锁了。

原来是这样！我说，姜伟，河口镇不通手机？姜伟眨眨眼睛说，你也把河口镇想得太贫穷了吧，好几几年前就通手机了，上周三雷阵雨，信号塔被雷击坏了，现在还没恢复呢，所以没有手机信号。不过向镇长已经和移动公司交涉过了，由于损坏严重，估计半个月才能恢复。

我问，能打个电话吗？姜伟狡黠的目光盯着我说，跟谁打？女朋友？我说，应该算是吧。姜伟从皮带上取下一串钥匙，然后找到开锁的小钥匙递给我。我打开木盒拨通了雨儿的手机。雨儿吗？在干啥呢？雨儿听出我的声音，感觉既高兴，又委屈。在电话里娇嗔地对我说，你怎么昨天不给我打电话？打你手机又不在服务区，害得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我把不通手机的原因告诉了雨儿，雨儿在电话里嘿嘿笑了起来。她继续问，还习惯吗？千万要注意身体呀。我本想说条件较为艰苦，又怕雨儿担心，就装着很高兴的样子说，这里风景优美，民风纯朴，还把向镇长为我举办欢迎晚宴的情景渲染了一番。雨儿在电话里嚷道，我这个周末就过来看看你们那里的风景。我没有直接回答雨儿的要求，转移话题的问她的情况，她说，她昨天下午到安监局报道被分配到安全科，王华分到南城街道办事处，其他的人她不太清楚。我握着话筒嗯嗯嗯被动地听雨儿不间断地对我说。

缠绵的话还是回家去说吧，长时间占线上级部门打不进电话，我要挨批评。

我瞟了一眼姜伟,看他说话的口气生硬,脸上也怪怪的,很不情愿地挂断了雨儿的电话。

离开党政办的时候我向姜伟道谢,姜伟不言语只顾敲键盘,我感觉自讨没趣也懒得理他。我顺着宽敞的楼梯走到三楼转弯处,看到陈莉拎着包从楼上下来。陈姐,去哪里?我正找你呢。她问啥事?我说,我具体做啥工作呢?她说,向镇长临走时交待过,再过两天就是周末,你的工作下周开党委会再作具体安排,本周让你熟悉一下镇里的环境。我问,向镇长出差了?陈莉说,到区里开会。说完显得急迫的样子又说,你到各个部门去转转吧,我要到联系的村去解决土地纠纷问题。

我傻乎乎地在楼梯上站了,听到陈莉的脚步声越来越模糊,最后在政府大楼消失。我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从一楼爬上六楼,再从六楼走下一楼,偶然有人匆匆从我身边走过,间或用异样的目光瞟我一眼,他们不认识我,我当然也不认识他们。

在经过镇政府大厅时,我无意识地瞟了一眼姜伟,姜伟埋头打字并没有注意我,我只好悻悻地离开镇政府回到老酒家,半躺在床上看易中天的《品人录》。不久,石嫂满脸堆笑站在门口问我,黄同志,你平时喜欢吃啥菜,中午我安排男人给你做。我放下书,友善地笑笑说,不麻烦你们了,从今天中午开始,我三餐都去政府食堂吃。石嫂听我这样说,马上努起大嘴,那怎行呢?昨天向镇长还专门吩咐当家的要安排好你的食宿,你只在这里住,却不在老酒家吃,要是镇长怪罪下来,我怎么解释?你这么做不是诚心为难我们吗?

听石嫂的口气,感觉我不是分配在河口镇工作的选调生,倒像政府请来的客人。我提高嗓门说,这是我的决定,与你们无关,向镇长真要怪罪你们,你们就

告诉镇长说是我执意要求去食堂就餐的。石嫂见我态度坚决,目光掠过一丝冷意转身下了楼。

中午,食堂显得格外冷清,我去的时候七八张桌子只有几个人在边吃饭边闲聊。我空着两手站在门口,其他人用余光扫我一眼,以为我是在找人。正犹豫时,姜伟从食堂侧门进来,见我窘迫的样子,便向师傅说明情况,师傅热情地盛好饭菜,我便尾随姜伟找了张空桌坐下。姜伟问,你怎么不在老酒家吃?我回答,我又不是镇上请的客人,干吗搞特殊开小灶?

嘿,嘿,姜伟笑起来怪怪的,笑容里有真诚更多的是狡黠。他说,大家都在议论,你不过是下来镀镀金,早晚得回主城区,与请来的客人有啥差别?

哪些人吃饱了撑的,乱嚼舌头根子?我盯着姜伟心里很不是滋味。

向镇长都这么认为,你还不承认?能有关系调回城是好事,何必动怒呢?嘻嘻嘻嘻。不跟你扯这个话题了,姜伟话题一转继续对我说,这幢楼原来是镇里搞的板鸭厂,后来厂办垮了,下边改为食堂,食堂上边装饰成镇里的大会场。食堂前门和侧门都与政府大楼相通。走出侧门是个操场,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我跟着姜伟端着饭碗,从食堂侧门穿过来到操场。操场不大,围着一人高的土墙,上边爬满了藤萝,偶尔还有几只彩蝶在围墙上自由自在追逐嬉戏。操场就在政府大楼的后边,一个小门可以直接进入政府一楼大厅,另一侧是干部职工的宿舍。

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姜伟尽管声音很小,但我听得还是真切。我问你感叹啥?姜伟白了我一眼,抬起拿着筷子的右手向我示意一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成群的白鹤绕着高大挺拔的树冠凌空盘旋,再仔细分辨,树冠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巢穴。我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心里默默诘问,怎么会有这么多的

白鹤飞来这里筑巢？

姜伟从我惊异的目光中猜透了我的心思，他补充说，河口镇森林覆盖率是全区最高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给禽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有那么多白鹤在这里安家，就不足为怪了。至于白鹤为啥选择在那些松柏上安家，说明咱们的政府是块风水宝地呗。你现在看的还不算啥？要是春末夏初日落黄昏百鸟归巢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百鹤从野外归巢，整个天空都是白鹤飞翔的影子，那才壮观呢！

四

河口镇每天只有一趟班车，早晨9点从主城区发车，到镇上装满客人便返回主城区。

连续晴了几天，燥热的空气在突然下起的濛濛细雨中显得既湿润又沉闷。我随人群挤上车时已汗流浹背。客车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蹦蹦跳跳行驶，车内不时发出女人的尖叫声。

翻过黄泥垭口，手机彩铃声便响个不停，我知道已有信号，未曾收看的短信此刻跳出来显示在屏幕上。我简单浏览了几条，便给雨儿打手机，但她手机却不在服务区。我拨通了王华的手机，他感觉有些意外。我说，见面详谈，雨儿你联系过吗？怎么她的电话不在服务区？王华说，雨儿分到安全科，经常到矿山去检查，好像很忙呢？晚上我叫几个哥们聚聚吧。我说，你请几个人来看我笑话吗？等会你跟雨儿联系一下，找个安静的地方，就我们三人。

挂断手机，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几分钟都没人接，猜想母亲可能出门了。等了一会，我再拨了一次，母亲接了电话，在电话里显得很激动，没容我说半句，就唠叨开了，你怎么不给家里打个电话？打你手机也打不通，我和老爸着急死了，你

这孩子真不懂事。你去河口镇后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一直怪你父亲不懂人情世故，对你太狠心了，但仔细想，你父亲之所以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你从小到大从来没吃过啥苦，到乡镇去锻炼一下，对你总是件好事。你想想，作父母的谁不替子女着想？你千万不要再跟父亲赌气。我说，妈，我怎么会赌气呢？河口镇没手机信号，我想，周末反正要回家，就没急着给你们打电话。

没赌气就好，母亲在电话里很高兴。你把雨儿喊回家来，我给你们准备最喜欢吃的炖腊猪蹄。我问雨儿没回家？母亲很惊讶，怎么？你不知道她搬出去住了？我说，啥时候？母亲说，在你去河口镇报到的第二天就搬出去了。我沉默一会，装着啥事也没发生一样轻言细语地对母亲说，晚上我不回家吃饭，几个同学要一起聚一聚。母亲失望地挂断了电话。

一路上我反复打雨儿的手机，每次声讯台告诉，你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我心里有些焦躁不安，想与雨儿见面的兴奋一点一点跌落，神情沮丧望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生怕有人猜透了我的心思。

晚上，我和王华默默相对而坐，少了往日聚会时的热烈氛围。王华似乎明白我的心思，也不敢贸然问我。为掩饰尴尬，他起身去了一趟厕所。透过玻璃窗我无意识的频频转头观察江滨路上步履匆匆的人流，尽管我知道雨儿不可能在人群中出现，但我还是固执地企盼雨儿能在此刻出现在我迷茫的视线中。

王华一改过去的豪放，喝酒也浅斟小饮，紧张的氛围中好像我们之间谁出了大事。为了调和气氛，我开口问，你在南城街道具体搞啥工作？

组织办做些抄抄写写跑上跑下的工作。你呢？去河口镇第一印象如何？

我饮了一口酒夹了一箸菜，抬头瞟了一眼王华，你要我说假话还是真话？王

华用陌生的眼光看着我，你小子今天是咋了？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未必是来听你说假话的？

呵呵，看他生气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瞪我一眼，埋头吃东西。我放缓语调说，开始感觉挺新鲜，可现在想来，真实的感受是，山越走越高，路越走越远，心越走越寒。

他沉吟片刻说，没想到你小子还挺会总结的，但我感觉你太夸张了，按你的说法，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就没法活下去了？

人是随着环境改变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他们的根在那里，他们自然就会在那里开花结果。我和王华的舌战越来越激烈，酒也喝到兴头上，竟暂时忘记了雨儿。饭后，我把手搭在王华的肩上，漫步在流光溢彩的江滨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和大街上往来穿梭的汽车，再想想在河口镇寂寞的时光，内心涌动着难以抑制的情绪。

黄平，啥时候回来的？

寻着声音，我才发现镇长向大勇摇着纸扇，坐在林荫道的条椅上向我打招呼。我说，搭下午的班车回城的，向镇长乘凉呀？他说，晚饭后出来散散步，过来坐坐吧。王华见有人向我打招呼，便与我握手道别。我靠近向镇长坐下，他问我在镇上几天，感觉如何？我回答，河口镇风景如画，空气清新，适宜人居。

在大学学的啥专业？有啥特长？

汉语言文学专业，喜欢打篮球。不过，根据工作需要，服从领导安排。

向镇长摇着纸扇笑了笑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说的跟鸟儿唱的差不多，区里刚开了第三批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我想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安排你到组织办给我写学习科学发展观动员会上的讲话怎么样？

好的，我一定多向陈委员请教。沉吟片刻我又问，到河口镇几天，怎么没见到

书记？向镇长微微皱了皱眉头，但马上展露出笑容说，年轻的安书记被组织上安排去浙江挂职锻炼一年，要明年下半年才回来。

哦，我看着向镇长没再说话。沉默一会儿，向镇长再向我打听了一些生活上的琐碎事，我感觉与他聊，没有一点压力，就像多年不见的老友相逢拉拉家常一样。他说，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家，免得父母担心。他站起来伸个懒腰，自言自语地说，我也该回家了，不然女儿又要打电话追问我到哪里去了。他摇着纸扇，迈着悠闲的步子离我远去，高大的身影在明朗的月色映照下，显得格外伟岸和挺拔。这个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突然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引力，将我慢慢吸引，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一种莫名的敬意。

我独自一人沐浴在静谧的月夜里，再次按下了雨儿的手机，她手机的提示音是关机。我的情绪一下子变得灰暗而低沉，内心涌动着一种莫名的伤感。雨儿明知道周末我要回家，为啥不开手机？难道是因为我没给她打电话生气了？亦或是故意捉弄我？我盯着屏幕上十分熟悉手机号码，再次拨了雨儿的手机：终于通了。

你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给我联系？雨儿倒埋怨起我来。

我在江滨路。你在哪里？为什么手机不在服务区？为什么关机？为什么不在家里等我？不容雨儿插话，我一口气问了好几个为什么。雨儿回答，我和科长跟几个煤矿老板在金碧辉煌唱卡拉OK，你过来吗？雨儿的口气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并没有回答我的几个为什么。我说，我坐车累了，想回家早点休息，你也早点回家吧。雨儿说，好的。但马上补充说，你在江滨路等我，我过来一起回家。

从出租车下来，雨儿脸上仍流淌着幸福和喜悦，嘴里哼着“有没有人能告诉

你,我很爱你。”当她看我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双手将我的腰围住,把樱桃小嘴朝我贴过来。我用力地将她推开,板着脸对她说,在大街上你也闹?雨儿鼓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吃惊地瞪着我,你今天是不是感冒发烧了?我说,你才发烧呢?家里条件那么好,为啥不告诉我就搬出去住?雨儿跺了一下脚,显得有些气愤,你当局长的老爸把你这个宝贝儿子弄到那个鬼都不生蛋的山旮旯,你的手机能打通吗?让我怎么告诉你?你报到那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听到门外花园的响声,差点把我吓哭了。我用臂膀死死顶住门,好半天才发现是你父亲在花园是浇花,也不开灯,神秘秘的吓得我一个晚上都不敢再睡觉。我一人住那样宽大的房间,好怕,你有我这样的感受吗?雨儿诉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的心一下软了,沉默片刻,将雨儿一把搂进怀里,轻声的对她说,对不起,我们回家吧。雨儿不言语,只是默默地点头。她租的房在香格里拉花园,精装的一室一厅,房间显得淡雅别致,茶几和电视墙经雨儿的巧手装扮,增添了一份温馨的气息。

不待雨儿放下坤包,我一把搂过雨儿狂吻,她被我堵住的嘴叽咕咕的叫嚷,待我移开时,她嗔怪我太猴急,要我先去洗澡。我被热气包裹,舒适的沐浴使我感觉全身舒展。我从浴间出来对着镜子擦湿漉漉的头发,从镜子里才发现到河口镇不过几天,我的胡子竟然那么长。当我低头的刹那间,便见面盆台板上放着一个精致小巧的飞利浦剃须刀,我拿在手里把玩,心里突然涌动着一股温暖的情愫,心想:雨儿总是那么细心。对着镜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扮个鬼脸,推开剃须刀的电钮键。

雨儿穿着那件最喜欢的粉红色睡衣,娇媚地躺在床上。在两人世界里,我感觉身体和灵魂完全放松,一心一意全身心投入,释放一种情愫,体验一种妙曼

的感觉……

五

科学发展观学习动员大会经过一周多的紧张筹备如期举行。镇长向大勇按我给他准备的稿子念完第一段,便丢开稿子自由发挥。大家听得很认真,我边听边记录,感觉他读稿子时有些结巴,但自由发挥时,条理清晰旁征博引逻辑性强,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散会后,我到姜伟办公室领记录簿、拟稿纸和签字笔,会上向镇长要求镇中心校安排一个人到学教办和我一起草拟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方案。回到办公室,见陈莉正在整理卫生,她到区里送报表或到她所联系的村里去处理事情,一周时间都没回过办公室,随处堆放的资料和写稿子时被我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的废纸,使得整个办公室杂乱无序。我讨好地对陈莉说,陈委员我来帮你吧。她面无表情,也不回答我的话,只顾埋头收拣东西整理书报。我无话找话说,感觉向镇长讲话比念稿子更有吸引力。陈莉听我这样说,抬起头用怪异的目光盯着我,嘴角边慢慢荡起让人难以察觉的微笑。她说,这是长期修炼的结果。

我不解地问,修炼?

那当然,向镇长28岁就是正科级干部,他经历曲折,经验丰富,修过襄渝铁路,做个半脱产干部,在周边的四个乡镇中,当过文书,团委书记,副乡镇长,乡镇长。尽管文化不高,他是靠实干,靠长时期的修炼才赢得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的。

我听起来感觉好像陈莉在说评书,我好奇地问,安书记也和向镇长一样的经历?

陈莉眼光游曳,半晌才说,我也仅仅见过安书记两次。换届时,我和安书记一起来到河口镇,开选举会的时候,才知道

安书记来河口镇前是区委办副主任,任区委办副主任之前,是现在的区委周书记作区长时候的秘书。河口镇人代会开完一周,他就被组织部选派到经济发达的浙江去挂职锻炼去了,即使挂职期满回来也未必再到河口镇。我想班子成员都很难得见到他,一般干部就更不可能了解他了,实际上河口镇的工作就由向镇长一个人扛起的。陈莉长长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看挂钟已经12点,便说,走,吃饭去。

食堂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吃饭,我感觉纳闷,开会时那么多人,吃饭怎么才几个人呢?我盛好饭菜找张桌子刚坐下来,向镇长和纪委书记便进了食堂。向镇长向我和陈莉点了点头,然后对纪委书记说,每次开大会,驻村干部都被村居两委请去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的风气不能长,应该好好杀杀这股歪风。

向镇长端着碗来到我和陈莉的旁边,看看桌上摆一盆老南瓜汤,便喊厨房的师傅过来。向镇长说,尽管食堂由你承包,但也不能上顿下顿都是南瓜白菜,河口镇虽是产粮乡镇,但也是无公害蔬菜基地,食堂应该不断改善条件,增加蔬菜品种。你去老酒家看看有没有蒸菜弄几个来,天天这样吃,肚子里没油水,哪还有力气干工作?师傅嘀咕,每人每顿仅交五块钱,肉价菜价又高,咋能弄好伙食?尽管师傅不愿意,还是去了老酒家。

半个月来,我依然还住在老酒家里,但几乎天天加班,工作一直处于忙碌状态,也没有时间回主城区的家,更很少想起雨儿。当轻松下来,我突然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有如空中飘浮的树叶,长时间找不到归宿。我打雨儿的手机,好多次都没能打通,她的手机不是不在服务区就是关机。偶尔打通一次,她要么说在开会,要么说陪领导在矿山安全检查,不等我说完话就很不耐烦地挂了。印象中通情达理、温柔可人的她真是让我难以琢磨,

伴随忙音,我的心一阵阵抽搐。倒是王华昨天晚上给我打了电话,除了问候,顺便还谈到他在陶然居吃饭时偶然碰到过雨儿,是一个煤炭老板宴请雨儿和她的科长。我感觉雨儿角色转变挺快,也喜欢上了现在的工作环境。

黎明时分,我从梦中惊醒,远处传来一阵笛声,跌宕怪异的旋律里,隐含着一种悲悲切切的伤感,没有什么语言能准确表达出旋律里的真正含义,然而我能体味出一种对过往情感的追忆,让人在凄苦的韵律中体味到人在情感的漩涡中挣扎和对未来情感的茫然无对。我沉浸在这样的感觉中长久回不过神来。我不知道,姜伟的笛子居然吹得那么好。

吃早餐的时候,姜伟姜顿在一个角落。向镇长走过去对他说,天不亮就听见你吹笛子,吹个屁啊,影响居民的休息不说,你就是天天早晨吹,也不能挽回你跟女朋友的关系?要朋友,就是要有时间陪人家耍,像你这样整天呆在镇政府,一心一意工作,周末也不肯回主城区陪她,她怎么可能没有意见?

姜伟红着一张脸耷拉着头,像做了错事的娃娃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向镇长缓缓口气接着说,我感觉那位姑娘眼睛有问题,咱们姜伟论人才有人才,论文才有文才,论人品有人品,哪一点配不上她?我料定她将来一定后悔。

姜伟离开伙食堂的时候,我跟着他也出了食堂,我说,镇长怎么会那么在多人面前谈起你与女朋友的事?平时他都那么凶巴巴的吗?姜伟回答我说,那才不是呢,向镇长对大家就像家长对孩子一样关心,镇里的干部都尊敬他,爱戴他。

我问,你女朋友在哪里工作?不,不,我只是随便问问。姜伟沉思一会儿,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是个兵妹妹,在南城街道办事处上班。

我听出姜伟沉郁的语气,后悔自己不该提及他女朋友的事。我经过姜伟办

公室上楼的时候,姜伟突然叫住我说,你娃要吸取我的教训,多抽时间陪陪女朋友。

姜伟友善的目光让我心头一热,我笑着向他点了点头。正欲转身,陈莉抱着一摞资料从楼上下来,差点与她撞了个满怀。陈莉并不恼怒,面带微笑对我说,下班后到我联系的金花村去吃晚饭怎么样?我说,反正没事,跟着陈姐吃香的喝辣的去。姜伟站在门口,吱吱唔唔犹豫半天才说,要是没别的事……我也去。

从小生长在城市中的我,对乡村生活是那样陌生,我到河口镇工作近两个月,从未跟镇里的干部下过村社。第一次到农家去,心里倒显得有些激动。快下班了,陈莉收拾东西,她让我先去问问姜伟是否确定去金花村,我走到姜伟办公室,见他正左手握着电话筒,右手拿着签字笔在记录。见我进门,他抬起头示意我等一会。他接完电话后摇了摇头对我说,看来这星期天又要加班了。我问他啥原因?姜伟耸耸肩,显出无奈的样子说,安书记从浙江来电话说,区委周书记周六要到河口镇调研通乡公路建设。他和向镇长商量了,要请假回来陪周书记一起去调研。他安排我加班写工作情况汇报材料,准备好各种资料,同时,让我通知全体机关干部一律不准休息,重点是做好清洁卫生。姜伟一脸苦相,说话的时候,陈莉戴着一副墨镜站在门口,看上去很酷。

沿着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我们三个人有说有笑的朝金花村走去。金花村离镇政府仅两公里,因为我从未下过村社,一路的青山绿水感觉既新鲜又激动。

转过一道弯,一间破旧的土瓦房便呈现在眼前,陈莉突然想起什么,便领着我们径直走进农家。一只灰色土狗被铁链套住,狗的狂吠,引出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拄着拐杖从屋里走来,眯着眼看了一会,才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陈领导,进屋坐。陈莉急步上前拉住老人的手,说,

郑大妈,眼睛好一些了吗?我来看看您!

陈莉从坤包里掏出200元钱递给郑大妈,老人颤抖的双手捏着崭新的钞票,嘴里不停地说,闺女,你对我家太好了,比亲闺女还要孝顺。陈莉红着脸说,像你这样的贫困户,镇上安排我联系,做得不够,还请老人家多多包涵。听了老人和陈莉的对话,我也从包里掏出200元钱递给老人,姜伟不作声,悄悄将300元钱塞进老人手里。

离开老人,在去金花村杨支书家的路上,我向陈莉打听老人的情况,姜伟却一言不发,眼里湿湿的,始终像有泪光在闪烁。

杨支书和他婆娘很热情,备了满满一桌菜,虽然菜的色泽和味道都不很好,但比起天天在食堂吃南瓜白菜,算是一顿丰盛大餐。我们三人吃得尽兴,也很满足。吃过晚饭,杨支书再三留我们住下来,姜伟怕办公室有事,坚持要回镇政府。空中的弯月在薄薄的云层里时隐时现,我们借着浅淡的月光走了好远,杨支书和他婆娘仍站在地坝朝我们挥手。

山村的夜晚寂静而旷远,草丛里偶尔有蛐蛐的鸣唱。我嗅着清新的空气,沐浴在淡淡的雾岚中,心中涌动着快意。姜伟默默地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是一句话不说。我问,你好像有啥心事?姜伟回答,看着失明的老人我好想回家。陈莉问,游子思乡?姜伟摇摇头长长的叹口气,停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一言难尽啦。

我见姜伟不愿意倒出心事,便岔开话题,姜伟,让我搬到你那里去住,行吗?他迈了两大步与我并排走,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他说,你要是不嫌我房里乱七八糟的,明天就搬过来。

在与姜伟交谈中,不知不觉步子就加快了,陈莉穿着高跟鞋深一脚浅一脚的追赶,却被我们远远的甩在身后。陈莉不满地嚷道,你们俩人是怎么做护花使者的?扔下我不管吗?

六

第二天，我转了几个店才备齐了床上用品，配了姜伟寝室的钥匙，便去老酒家谢过汪哥和石嫂，搬走了我那装衣服的旅行箱。其实，姜伟住的房间并不算大，安了两张床和一张办公桌后，空间便所剩无几。姜伟喜欢购书，床头床尾桌上地下都码着书。在我整理房间时，他打手机通知我去做大扫帚。我锁好门走到办公楼，发现全体机关干部都在忙碌清扫。我回到办公室，见陈莉在整理资料，我打了一盆清水，爬上办公桌打开窗户擦玻璃。

又搬寝室又做大扫帚，忙了整整一个上午，从小到大在家从未做过清洁卫生的我，感觉腰酸背痛。当我从办公室下楼，看着大楼窗明几净，心情一下子变得好了起来。我来到姜伟办公室，在饮水机上接了杯水，边喝边与姜伟摆谈。突然就听到急促的喇叭声音。我从窗户探过头去，见镇长向大勇率镇政府一班人站在大楼前的水泥地坝等候。两辆“猎豹”嘎吱一声稳稳地停了下来，尾气扬起一股灰尘。父亲从第一辆车下来，向镇长急步上前与父亲握了一下手，然后跑到第二辆前的前边。从第二辆车下来肚子有些突起的那个人，头发稀疏，向镇长主动上前与他握握手，站在那里说话。由于玻璃的阻隔，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他们的对话。

我问姜伟，是区委周书记吗？姜伟回答，是副区长陆正安！我问怎么不见我们镇的安书记？姜伟说，周大书记不来，小小的安书记会从浙江飞回来吗？他是鬼上水的人。早就听说他要调走，向镇长任书记，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停了半晌，他自言自语，真是个滑头！我惊愕地看着姜伟冷漠的表情，一句话也不想说。姜伟好像突然想起啥事，叫上我走进一楼会议室。会议室空调开着暖气，走进

去后感觉一股湿润闷热的气流向我涌来，眼镜镜片上一会就起了一层薄薄的雾，脸上也像有虫子在爬行。我摘下眼镜后揉了揉涩涩的眼睛然后掏出餐巾纸擦了镜片重新戴上，才看清会议上摆了香烟水果。

姜伟拎着铈壶在饮水机上接水，然后将热水倒入早已放好茶叶的一次性纸杯中。

准备妥当，我和姜伟在会议室站了一会，但没听到向镇长领着陆副区长进来。姜伟迈出会议室，我也紧跟着出来。走到政府门口大厅，向镇长正在和陆副区长握手。我看见父亲的车已经发动，刚掉转头又嘎吱一声停了下来。父亲小跑步奔向陆副区长坐的小车，陆副区长摇下玻璃听父亲靠着车窗说话。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见父亲点点头，随后，汽车便扬起一股尘土，一溜烟开走了。

向镇长一边与父亲说话，一边用眼睛扫射站在大厅的我。他迈上石阶走进大厅对我说，黄平，你父亲是专门留下来看你的。我并没有马上回答向镇长的话，而是冷冷地叫了一声，爸。倒是父亲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用不紧不慢的语气对向镇长说，老向呀，这孩子从小被他妈惯坏了，不知道人生的坎坷生活的艰辛，组织上把他分到河口镇，你可要严格要求他，千万别因为我，搞什么特殊照顾之类的不正之风。向镇长说，黄平这孩子不错，性格开朗，工作积极主动，对领导尊重，对同事也关心，都是您教子有方。

别夸奖了，再夸这孩子就要飞上天了，老向呀，还是应该多给他压压担子。

姜伟在一旁听我父亲和向镇长对话，显得有些拘束。我用目光示意他进自己的办公室，姜伟刚想迈步，却被向镇长叫住。他对我父亲说，这孩子也是前年分到镇里的选调生，现任党政办文书，工作很出色。

我父亲转过头去看了看姜伟说，黄

平刚出校门啥都不会，你可要好好帮助帮助他。姜伟脸突然红了，看上去有些羞涩的样子，声音很小的回答我父亲，其实……黄平懂的比我多，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呢。我父亲看着姜伟窘迫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知道父亲笑啥，正感觉纳闷，父亲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向镇长说，明天是星期天，留在这里是不是没多少事呀？向镇长似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忙说，是是是，我们安排有值班的，让黄平搭你的顺风车回去吧。他脸朝向我接着说，近几周镇里工作太忙，你好像也有两三周没回家了吧？

我点了点头，然后像征求父亲意见，也或许是给向镇长请假：姜伟和我住在一起，让他到我家去玩玩吧。姜伟听了一个劲摇头。镇长瞧了一眼姜伟说，去吧，应该多去城里逛逛，年轻人就是要跟年轻人打堆，不要天天窝在乡镇，变得老气横秋的样子，久了，哪还有年轻人青春活泼的气息？父亲也说，你和黄平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交流不是很好吗？姜伟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很久未曾见过的笑容。

第一次请姜伟吃饭，我叫王华订了一个包间。我和姜伟打的来到陶然居，王华已点好菜，独自一人坐在席间喝茶抽烟。见我们进去，王华掐灭烟，高兴地伸过手来与姜伟友好地握手。王华问，为什么不叫上雨儿呢？我说，关机，不知她是否回省城去了。王华说奇怪，最近我也给她打过很多次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安监部门的工作就真那么忙？姜伟在一旁听我与王华说话，并没入座，脸上始终挂着微笑静静地站着。我急忙转移话题说，既然联系不上雨儿，就当 she 没口福，我们三人就尽情地吃，尽兴地喝。

在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拍拍姜伟的肩对王华说，这就是姜伟！我经常给你提起的哥们。王华再次伸出手拉住姜伟说，相识是缘，从今天

起，我们也是好哥们了。

服务员上了几道菜，打开红花郎白酒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我提议干了第一杯酒，姜伟吱吱唔唔地说，我分两次喝吧，我才想起姜伟平时不怎么喝酒。

第二杯刚满上，姜伟端起酒杯站起来说，认识你们，能成为你们的好朋友，是我姜伟一生的荣耀，我不会喝酒，但今天我要借花献佛，真诚的敬你们一杯。姜伟说话的时候泪光闪闪，说完，一杯酒全倒进嘴里，但马上就咳嗽起来。

我对王华说，他平时不怎么喝酒，今天高兴了，喝两杯就到此为止吧。

王华却不依不饶，非要叫服务员给姜伟满上。服务员便给姜伟满上酒，王华见了就显得有些兴奋，嘴里念道：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一两二两漱漱口，三两四两不算酒，五两六两扶墙走，七两八两还在吼。王华说完后把一杯酒又倒进嘴里。也许姜伟喝了两杯酒的缘故，也或许王华说的喝酒言子太直白，他显得有些尴尬，两腮红扑扑的，表现出有些内疚。我说，也不全对，既然是好哥们，只要心里有，茶水也当酒；只要感情有，喝啥都当酒！

王华说，是的是的，姜哥不能喝就以茶当酒，不过今天我高兴，就喝个痛快！服务员刚倒上，王华又一口干了。几杯酒下肚，王华的话就多了起来。他问姜伟，听说你曾经的女朋友叫王丽？在南城街道办事处工作？姜伟默默地点点头。王华说，那妹子我认识，从外表看的确是个美人坯子，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是个绣花枕头。

住口！不许你在我面前说王丽的坏话！姜伟蓦地站起来伸出左手指着王华，两眼射出十分怪异的目光。王华右手端着酒杯，张着大嘴，目光飘浮的盯着愤怒的姜伟。我急忙走过去，把姜伟按在座位

上。我们三个人都不再说话,除了音响正在播放一首不知名的舒缓曲子,空气似乎凝固一般,整个包间死一般寂静。

我示意服务员退出房间,门半掩着,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另一个包间飘过来,有点熟悉。但我不确定那个熟悉的声音是从哪间房里发出来的。我屏住呼吸,仔细辨别,终于听清是一男一女在说笑,他们说些啥我并没有听清楚,但女子的笑声尽管有些模糊,但内心却感觉是那样的真切。我站起身来,寻着那熟悉的声音挪动脚步,从隔壁包房开始,我像小偷一样,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又转向另一间包房,待我走到我们就餐的包房对面时,那个熟悉的声音便冲撞了我的内心。服务员过来友善地朝我笑了笑,礼貌地问,先生,找你的房间吗?我不确定的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包间的门被服务员轻轻推开一条缝,屋里飞出一股雪茄的味道。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雨儿正坐在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怀里!男人眯着一双眼,一只手搂着雨儿纤细的腰,另一只手端着一杯红酒,色迷迷的盯着雨儿突起的胸部。

我一脚踹开房门,秃顶男人和雨儿伴着巨大的响声都惊讶地同时抬起头来。雨儿瞧见我愤怒的目光,一下从秃顶的大腿上滑下来,由于身子向前倾斜,一屁股坐在红色地毯上。我两步跨在秃顶男人面前,攥紧的拳头重重的落在秃顶男人的脸上。雨儿从地上爬起来,拼命地拽着我,用她的头顶着我的前胸嚎啕大叫,别打了,别打了。

姜伟和王华听到吵闹,冲出包间,进门来死死地扭住疯狂的我。王华大声吼叫,雨儿,还不快跑,想把事情闹大吗?秃顶男人抹了一把嘴角上流出的血,箭步上前一把拉过雨儿,急匆匆溜出包房。我被王华和姜伟紧紧钳住,想挣脱,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像被押解的犯人一样。两人轮番劝说,到底说了些啥,我一点也没听

进去,走进自己的包房,我从服务员手中夺过余下的半瓶白酒,一仰脖子全部倒进肚子里。

七

迷迷糊糊醒来,我感觉头有些胀痛。我将床头柜上的台灯拧亮,见姜伟睡在我宽大的床铺那头,听到姜伟均匀的鼾声,我隐隐约约想起了晚上发生的事。

想起雨儿流泪的样子,觉得雨儿一定是被那个秃顶男人勾引上当的。我憎恨秃顶男人丑陋的形象,更恨雨儿不自珍,不自爱。我琢磨,雨儿怎么会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我靠在床头上静静的坐了一会,感觉唇干舌燥,穿上衣服下楼喝了杯凉水,肚子便叽里咕噜叫起来,才想起昨天晚上除了灌了些酒在肚里,其实并没吃啥东西。我到厨房翻箱倒柜找了一遍,能充饥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我点上一支烟便下了楼。

借着清冷的月光,沿着河边的林荫大道独自行走,白天热闹喧哗的大街上多数店铺都已打烊,偶尔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从身边经过,我无意中抬起头,远远的看看大楼上的时钟,才知道已经是凌晨一点半钟。我从江滨路开始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三环路,在途经香格里拉花园时,发现雨儿的房里还亮着灯,我毫不犹豫地走向香格里拉,敲了三下门,便听到雨儿问,谁?我说,黄平!听到我的声音,屋里响起了关灯的声音。我再次敲门,里边却没有声音,然后我用手掌拍打,里边还是一片寂静。我继续一边拍打一边吼叫,雨儿,我知道你在家,你要是不开门,我就一直敲下去。我更加用力地拍打房门,门终于开了一条缝,雨儿穿着睡衣表情冷淡地站在门口,但并没有想让我进屋的意思。屋里又飞出一股雪茄的味道。我懂了。

看着雨儿冷漠的表情,我冲动的情

绪跌落、再跌落，恋恋不舍的情愫顿时还原成一颗冰冷潮湿的心，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想踏进屋子的念头了。我冷冷地问，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雨儿阴冷地扫了我一眼，并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对我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对我好吗？你舍得花钱给我买房吗？你能天天开着宝马接我吗？你能陪我去省城逛商店购物吗？说完，雨儿鼻孔哼了一下，然后眼睛转了一个圈子继续说，我就连想见你一面的要求，你也不能满足我，你还能说爱我吗？

雨儿的话像一根根钢针，直接刺向我的软肋。我无言以对，感觉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这个曾经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是那样陌生。我没有再说什么话，当我转身下楼时，哐当一声，身后传来雨儿重重的关门声。我漫不经心走在清冷的大街上，在一处路口，找到一家没关门的小店。我叫老板给我下了碗面条，还叫了一瓶山城啤酒。不知不觉，面前就摆了五个空瓶。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再次昏睡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姜伟已经走了，看过他留下的纸条，我心里便涌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温馨。我打开手机看看时间，才知道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尽管感觉有些饥饿，但我仍然赖在床上懒得起来。我双眼微闭，将双手枕在脑后，怅然若失地想着与雨儿恋爱时的情景，越想心里越觉得迷茫，曾经的点点滴滴似乎离我是那么遥远。

我长时间昏睡，母亲倒是很着急。她从楼下上我房间，在门外听了一会便又下楼去，如此反复几次，她终于忍不住敲了我的房门，见没有回答，她便轻轻推开门进来，轻轻地给我扯扯被子盖好，在我床边站了一会，长长地叹口气，反手把门关上。

我敢肯定，一定是姜伟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告诉了我父母。父亲进我房间

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父亲并不恼怒，一改过去对我的严厉苛刻。他面带微笑，轻声地对我说，平儿，男子汉遭遇天大的事也要拿得起搁得下，雨儿背叛你，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但世上好姑娘多的是，为何因失恋就不吃不喝呢？你不知道，你把自己关在房间整整一天一夜，你妈妈多担心、多着急？快起来吧，你妈妈给你包了你最喜欢吃的饺子。

要是在平时，父亲这样劝我，我肯定很反感，但此刻，我觉得父亲是那样亲切，他的话让我心头一热，内心深处蓦然掠过一丝甜蜜和幸福。我说，您先下楼，我穿好衣服就下来。

父亲下楼去了，尽管姜伟在纸条上告诉我，他回镇里给我请假，但我还是给镇长向大勇打了手机。向镇长说姜伟已告诉他有关我的一些情况，让我在家多呆几天，等心情好一些了再回来上班。我挂了电话，穿好衣服下楼去，母亲高兴地急忙把热在锅里的饺子端到我面前。

第二天早晨，我在家里上了一会网，看了一会书，便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我给母亲说要回镇上班，母亲惊叹道，领导让你休息，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几天吧。我说，闲着实在无聊，想上班。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一直把我送到小区大门。我说，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

客车快要到河口镇的时候，天渐渐暗了下来，好像快要下雨了。我看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林木，发现有些叶片已经开始泛黄，感觉秋天就将来临。沉思中兜里的手机响了，是王华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显得有些激动，他一点不顾及我的感受大声说，你知道那个秃顶男人是干啥的吗？我说不关心。王华说，那王八蛋是个煤老板。我说与我无关。王华说，雨儿报道上班第二天，就被那龟儿灌醉了，然后……。我打断王华，说不感兴趣。王华又说，知道打雨儿的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是什么原因吗？我吼

道,你小子有完没完啦?啊!我啪的一声合上手机,看着窗外层次分明的青山,杂乱的思绪伴随着客车的晃动,不知不觉中思绪又回到雨儿身上。想到最后一次与雨儿一起欢乐的时刻,当我从浴室出来,面盆台板上那把剃须刀,现在想一定是秃顶男人使用过的。

姜伟见了我先是吃惊,然后又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客气地给我泡杯热茶。在我喝茶的时候,他又跑到食堂让师傅给我下了碗鸡蛋面。我一边吃面条一边对姜伟说,你这样客气,倒让我感觉很不真实。姜伟不说话,只是嘿嘿傻笑。

我与雨儿分手后,少了一份牵挂,周末想回城的欲望也没有了。我除了上班时间,一般都躲在寝室少与镇里其他人来往。姜伟经常加班,我一个人难得拥有一份安静,便去姜伟码得像小山一样的书堆里寻找喜欢看的书。

山村的第一场雪在人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纷纷扬扬地飘起来了。从未在乡村生活过的我,感觉下雪后空气凝重冰冷,寒风有些刺骨。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去拿姜伟放在枕边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无意中发现枕头边的那支笛子。我轻轻地抽出被枕头盖了一半带着飘穗的笛子。正当我拿着笛子准备试吹的时候,被加班进屋的姜伟看见了。他一个箭步冲到我跟前,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笛子,恼怒成羞般冲我孔道,你这人太缺乏素质了?怎么能随随便便翻人家的东西?向来对我很好的姜伟出乎意料的举动,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傻愣愣地翻着白眼盯着他。姜伟似乎也惊诧自己的举动,缓和口气对我说,对不起。

他稍稍站了一会,便把笛子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一边洗脸一边催我早点休息,我们各自上床躺在被窝里,姜伟给我讲述了他的家世。

姜伟出生在武陵山下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不挨饿肚

子,父母起早贪黑,终年在贫瘠的土地上守望。自懂事起,姜伟便发奋读书,面对重重包裹的大山,姜伟总是喜欢站在高高的山岗了望,他渴望有朝一日自己能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姜伟从小就崇拜父亲,面对生活的艰辛,个子矮小的父亲总是表现得那样旷达乐观。在姜伟看来,生活中再多的苦难对父亲来说,只要吹一吹心爱的笛子,痛苦就会在悠悠笛声中排解,脸上的愁云会伴着优美的旋律慢慢散去。有时吹完一两曲,父亲还会从内心发出山里汉子特有的开怀大笑。父亲高兴的时候,还把姜伟叫到跟前教他学习吹笛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姜伟从小就喜欢上笛子这种乐器,尤其是父亲那支笛子,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他父亲去了天国,那支笛子就一直陪着姜伟度过春夏秋冬。

姜伟的母亲经常说他父亲是个长不大的男人,他父亲却说,生活再苦再累还得照样过下去,活着一天就要快快乐乐珍惜一天。没想到拥有如此心态的父亲却把更加沉重的生活重担和令人刻骨铭心的疼痛,留给了姜伟和母亲。

姜伟在乡中学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区重点高中的那年,昂贵的学费和住校费压得他的父母喘不过气来。为了供姜伟读书,父亲不顾母亲的一再劝说,毅然决定到一家私人煤矿挖煤挣钱,仅仅拿了两个多月的薪水,便在一次瓦斯爆炸中丢了性命。

父亲的离去,家里的顶梁柱坍塌,姜伟的母亲痛不欲生。姜伟看着母亲单薄瘦小的身躯,不知偷偷哭了多少回。他思前想后决定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干活,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平时慈祥的母亲第一次挥着黄荆条重重的打在姜伟身上,母亲边打边哭,你父亲为了你去挖煤,用生命换了15万元的赔偿金,你不好好学习,反倒想退学,我拿这15万有啥用?你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父亲吗?

失去了父亲，姜伟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一门心思投入学习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姜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也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

姜伟沉默一会继续讲，古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考上大学后，母亲孤身一人生活在大山里，生活十分清苦。大二的时候，母亲上山砍柴，不小心被一根树枝划破左眼，疼痛得汗珠一颗颗往下滴，但她舍不得用父亲的抚恤金去医治。后来左眼发炎，痛得实在难以支撑下去了，才走进乡卫生院。由于耽误了医治时间，母亲外伤治好了却从此失去了左眼。

讲着讲着，他的声音就变得有些嘶哑，说话哽咽，我看他眼里噙满了泪水。但我找不到用什么语言去安慰他。姜伟叹了口气平静地说，你知道上次请我在陶然居吃饭时，王华说王丽坏话，我为啥恼怒吗？其实，今生今世不管王丽对我如何，我都非常理解，也非常感激她。

我问为什么？姜伟说，我考入华中理工大学后，由于性格内向，加上自己家的经济条件，我除了好好学习外，很少与人交往。一个周末，我去汉正街买东西，经过一个小巷里，看见三个小流氓拦住两个女兵。我上前阻止，三个小流氓转向我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两个女孩看我满脸鲜血，强迫扶我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才知道其中一个女兵是重庆老乡，她就是王丽。因为老乡的缘故，我们的心就贴近了。在后来的交往中，我们产生了感情。大学生活的四年时间，王丽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欢乐时光。为了不辜负她的一片真心，我考上选调生后没有申请回老家，而是义无反顾的来了重庆。我来的第二年，王丽也退伍回到C区，分在南城街道办事处。后来她父母知道我俩之间的事，了解到我的家庭背景，就坚决反对王丽与我往来。她爸爸是C区房地产老板，曾两次开车到乡里来找我谈话。愿给我

30万元补偿而放弃王丽，但王丽不顾家庭的竭力反对，决心跟我在一起。去年春节，我带王丽回了趟老家，本打算在老家过年，但王丽感觉太冷清，只住了一晚上，独自一人回了C区。我从她忧郁的目光中，读出了她矛盾的心理。春节上班后，我主动提出与她分手。现在，我们除了偶尔相互间的问候，也只是纯粹朋友间的关心了。因此，既然还是朋友，我就不准王华，也不准别人玷污她的名声。……时间不早了，睡觉吧！说完，他啪地一声拉灭电灯。

八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过年的氛围便渐渐变浓。镇里一年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通乡公路河口段的油化工程，按副区长调研后的指示精神，正紧锣密鼓地实施，科学发展观学习活动，按区学教办部署进入分析查找问题阶段。向大勇镇长在全镇干部职工大会上要求，各分管领导抓紧与C区有关部门对接，争取将河口镇新一年的部分规划挤进区里的盘子。

乡下冬天的早晨特别冷，姜伟习惯早睡早起按时上下班，我晚上喜欢看书，早晨醒来也赖在温暖的被窝里不肯起床。早晨上班我总是迟到，陈莉从来不埋怨，还给我准备早餐。她经常这样做，我倒感觉很不好意思。我说陈姐，你不用经常给我准备早餐，在大学的时候我也不吃早餐的。陈莉回答，不吃早餐的习惯不好，你应该改这个坏毛病，况且我又不是特意给你买的，吃早餐时顺便给你准备一份，谁叫我是你姐呢？说完莞尔一笑，笑得我手脚无措。

向镇长在区里开完经济工作会后，回到镇上叫我陪他到较边远的周家村去吃刨猪汤。企办主任要用摩托车送我们，被向镇长拦住了，他要我陪他走走山路。向镇长走山路如履平川，我上气不接

下气地跟在他身后,累得我气喘吁吁。翻过一座小山,下完一个陡坡,我们到了吼滩电站大坝。向镇长在一块还算平坦的石头上坐下,摸出宏声牌香烟递一支给我。他刚吸一口就咳嗽起来,伴着吐出的烟雾送出话来,别看这个电站不大,可解决了镇里的大问题。电站几年前改制,成为一家私营企业,但一年要交10万元给镇上。这10万元钱,主要用于小车维修,办公用品购买,接待上级部门检查等等。本来按现行的财政体制,这个钱应如数交区财政,但区里考虑河口镇是贫穷乡镇,每一届领导都说要镇里上缴,但了解实际状况后,也就默许留给镇上使用。嗨……,向镇长叹口气说,电站大坝左岸是全区23个重点防控的地质灾害点,当初在这里修电站,不知道是谁的主张,根本就没考虑到下游老百姓的安全。

我寻着他手指的方向,遥遥看见大坝上方裸露风化的岩石,偶尔还有细小的泥土往下掉。潺潺溪流从遥远的峡谷中流出,大坝就筑在两山耸立的瓶颈口。大坝中间是一道木制闸门,闸门被水长时间浸泡已经变了颜色,黑糊糊的用肉眼无法分辨是啥木质。电站厂房在大坝下游地方,在沉沉雾霭中若隐若显。

抽完一支烟后,向镇长掏出手机对着话筒说,吴老板,我现在就站在你电站的大坝上,我看大坝的闸门太陈旧了,提升闸门的轱辘也生锈了,你要花点钱尽快更新,不然明年开春发水,怕要出问题。哦,哦,嗯。向镇长通完话,招呼我继续赶路。

我们来到周家村刚好中午,村主任周传江把骑摩托车停在村口等我们,见了向镇长和我,老周显得很高兴,推着摩托车一直跟着我们走进院门。

九

山村的冬夜漫长,不到六点半就慢

慢暗了下来。我简单吃了点东西,独自一人沿着石拱桥向西街方向走去。经过乡卫生院时,从一楼窗户射出的暗淡光线照见路面。我尽可能靠着屋檐借光行走,无意中听到镇长向大勇和一个中年妇女在交谈。我好奇地把眼睛贴上玻璃窗,看见炉子上摆了几碟下酒菜,他和那个女人围在煤炭炉子边,正边聊边喝酒呢。女人娇柔地说,我爹妈死得早,我就一个弟弟,河口的路马上就要油化了,弟弟想办家木材加工厂,你到区上替他办个手续好不好嘛?我钱都准备好了。向镇长说,你那个宝贝弟弟整天游手好闲,惹事生非,哪里是个办企业的料?女人说,你好久没来我这里了,今天不要因为我弟弟的事败了雅兴,来我敬你一杯。向镇长喝下一杯酒刚放下杯子,女人主动地上前搂着他的脖子,把丰满的大腿搭一只在向镇长的腿上,嘴慢慢地向他移了过去。我急忙闭上眼睛,镇长平时威严的形象在我心里跌落,感觉手心一下冰冷起来。我悄悄离开卫生院,一口气跑回寝室。

姜伟见我慌慌张张的样子,忙问,出啥事了?我支吾着不想说。他又追问我,我只好和盘托出。不料他听完我的话竟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看我傻乎乎的样子,他便告诉我,你就别乱猜想了,其实向镇长和卫生院刘院长早就好上了,全镇干部职工谁不知道。向镇长妻子五年前癌症病逝,刘院长两年前因丈夫调回主城区另有新欢离了婚。之所以两人现在没生活在一起,是向镇心有块心病,他的女儿向琼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他希望女儿成家以后再和刘医生结婚。听了姜伟的解释,我暗暗责备自己想法太多。

在我和姜伟说话的时候,陈莉在外边叫我,我披衣走出门外。她将一张纸递给我,借着楼道里的昏暗的灯光迅速浏览一遍,才知道组织部通知我周三参加

部分选调生座谈会。

部分选调生座谈会在区委组织部会议室召开,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感觉很多人把目光移向我。也许是因为屋内屋外温差较大的缘故,我感觉后背涌过一股热浪。我寻了个空位坐下,抬起头来,惊奇的发现陈莉坐在我对面。陈莉冲我笑了笑,算是给我打过招呼。

在我还没回过神来时,区委组织部长走进来了,他清了清嗓子说,今天请大家来开会,主要想听听你们的感受。近年来,上级分配到我区的选调生数量越来越多,从大学生到研究生,将来还有可能分来博士生。你们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是干部,同时还经过层层选拔出来,你们是大學生中的佼佼者,也是建设C区的生力军。在区委的领导下,充分依靠你们的力量,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会谱写新的篇章。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部长便叫大家发言。争先恐后的发言,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一是分配到乡镇工作的选调生,谈的都是在乡镇工作如何辛苦,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等等。二是分配在机关部门工作的选调生,谈工作如何从不熟悉到熟悉并尽快进入角色之类。

陈莉发言时,称自己作为一名畜牧专业的研究生分配到区农业局工作,一年后接受组织安排到边远山区河口镇任组织委员,既是组织的信任,也是对自己的挑战。她说,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只要自己用心用情用力去做,就一定有回报。她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散会后,我好奇地问,陈姐,我跟你一起工作那么久,还不知道你也是选调生,而且还是研究生毕业呢,不过,河口镇牧草丰富适合发展养殖业,正好和你的专业对口。陈莉妩媚地看了我一眼,显得有些害羞的样子说,也许你说得有道理。说完加快了脚步,离我而走。

返回的客车,因修路原因,走走停

停, 停停走走, 晚上九点多才抵达河口镇。下车的时候,才发现镇妇女主任乔晓燕也在车上。她拎着包下车后叫住我,说向镇长欲把女儿向琼介绍给姜伟,姜伟人品到底怎样?我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乔晓燕,她马上堆上笑脸说,你是姜伟最好的朋友,你要劝劝他经常回城里约向琼一起玩耍。听说他们现在经常发手机短信,很少在约会,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主动约他呀?

我听了乔晓燕的话,说这事请大姐放心,包在我身上。姜伟这家伙就听我劝导。乔晓燕笑容可掬的与我握手道别,我哼着小调开门进屋,见姜伟正在盆子里搓衣服。我一本正经地对姜伟说,你小子也太不够朋友了吧,交上女朋友还瞒着兄弟。姜伟呵呵笑起来,扶起滑在鼻梁上的眼镜说,你听哪个长舌妇乱嚼舌根?有人还对我说你在和陈莉耍朋友呢?

我完全没料到姜伟会倒打一耙,我说,你乱弹琴,陈莉是我姐,怎么会把我与她扯在一起?姜伟说,哎呀,你小子也太传统了,姐弟恋不是很时髦么?女大三、抱金砖,不正说明你俩有缘分吗?我说,跟你这样的人说不清楚,我问你,向镇长待你不薄吧?姜伟点点头。我说,人家闺女是个大美人,交给别人向镇长还不放心呢。

他见我生气的样子,也不再说什么,用力搓了搓衣服抬头看看我说,两个人的事要有感觉,还是慢慢来吧。他这样说,我倒内心有数了,心想:一定得多给他们创造条件,撮合撮合。

小孩玩耍时放的鞭炮,稀稀落落的在静穆的大山里炸响,这预示春节即将到来。当春节值班名单发到各个办公室,姜伟和我都没安排在值班表上,陈莉告诉我是向镇长特意照顾的。我和姜伟约定大年初三去他家玩。三十晚上春节联欢晚会刚开始,我给姜伟发了条祝福短信,他很快给我回了,并请我初二就去他

的老家，因为他想利用春节长假带母亲去重庆玩两天。

我坐上到姜伟老家去的客车，才发现客车里仅几个人，显得特别冷清。车到一个小镇，姜伟早就在那里等候。他见了我，显得特别激动，平时沉默寡言的他，话也多起来，好像我们是分别多年的老友。我们一边走一边摆谈，走了近两小时的山路才到了姜伟的家。五十多岁的姜妈妈，头发花白，背有些微驼，皱巴巴的脸上，失明的左眼深陷，另一只眼睛看上去有些红肿。姜妈妈见了我，显得有些拘束，不知道对我说啥话。她弓着腰一会去取吊在火炉上薰的腊肉，一会又去追赶母鸡。我叫姜伟让妈妈歇一会，姜妈妈一个劲说，农村人习惯了，不累不累，你们是公家的人，各自去拉扯你们工作上的事。

晚饭时，姜妈妈不停向我碗里夹菜，嘴里说，多吃点，乡下都是些粗茶淡饭，只能填饱肚子。我的泪花始终在眼里闪烁，但当着姜妈妈的面还是强忍着没有勇气流出来。

吃过晚饭，三个人围着火炉烤了一会火，我说困了，姜伟便把我安排去他的房间休息。我静静地躺在床上，从门缝里听到姜伟母子俩叨叨絮语，再看看母子俩单薄的身躯，怎么也不能入睡。我想起刚到河口镇时，陈莉邀请我和姜伟陪她一起去金花村看郑大娘的情景，我终于明白，姜伟见过郑大娘后心里的感受，也许我和陈莉都未能体会出姜伟当时的心情，因为他触景生情心里惦记着家乡的老娘。

早饭后我不顾姜大妈的再三挽留，执意要回C区。姜伟和他妈妈把我送了一程又一程，我走下山坡，翻过一道山坳，仍看见姜伟和他妈妈站在凛冽的寒风里向我挥手，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一路上，我心里五味杂陈，想到姜妈妈的热情善良，姜伟的诚实厚道，我给姜伟打了手机。我对他说，你们家里的条件太艰

苦了，你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生活在那里，有个伤风感冒之类，谁照顾她？你为啥不在主城区买套小户型的按揭房，把你妈妈接过来住？

姜伟说，我用父亲的抚恤金作首付，已在城里买了70平米的按揭房，按合同今年6月底就接房了，我准备简单装修后就把妈接过去。听姜伟这么说，我的心情渐渐好起来。

十

春天在悄无声息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伴着春的旋律，田野到处是辛勤劳作的身影，他们用双手播撒坚定信念和永远不变的希望，播种执着的情和无私的爱。为搞好春播工作，镇长向大勇安排姜伟起草一份指导春播工作的文件。按文件要求，镇干部必须到所联系的村社去督促指导春播。姜伟在办公室守电话脱不开身，我没有联系的村社，便跟着向镇长去巡视。

在路过金花村三社时，向镇长看见两个老人在犁地，便脱掉鞋袜去帮忙。他把枷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整个身子前倾，趑趄着向前拉，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在后边掌犁。我好奇地看着向镇长，看着他吃力的样子，也脱掉鞋袜去帮助他。向镇长一边拉犁一边对我讲。老头子姓宋，有个曾经当兵的儿子，但在1998年的抗洪抢险中光荣牺牲了。政府考虑到两老口就一根独苗，年纪也大了，把他们送到敬老院。两个老人住了半个月，就偷偷跑回家里，民政局派人把他们接回去，但没过多久又跑回村里来了。现在民政部门每月给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两个老人说不干点活全身都不自在。向镇长摇摇头显得很无奈地说，两人都倔啊！

大半个晌午，那块地总算犁完了。老人挽留我们吃午饭，向镇长却执意要回镇上吃，宋大爷噙着泪水说，这年头，像

这样的干部越来越少了。宋大爷的话让我心里也暖暖的。

春播前下了一场透雨，河口镇基本做到了满栽满插。向镇长一边抓春播，一边处理河口镇通乡公路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政府大院围墙外的几棵松柏转眼间已枝繁叶茂。成群结队的白鹤不知啥时候又飞回来了。日落黄昏的时候，我再次听到了姜伟婉转悠扬的笛声，惊得树上的白鹤扑楞楞拍打着翅膀。我从爬满藤蔓的后门走过去，看见他坐在一块青石上，投入地闭着双眼，尽情地抒发内心的情感。我仰头望着天空，寂静的天空繁星点点，云淡风轻。扣人心弦的笛声，又使我觉得这片寻常而平静的土地上，有了许多神秘而梦幻的色彩。

还是春末夏初，明晃晃的太阳和一天比一天攀升的温度，让人感觉就像到了酷夏季节。眼看绿油油的玉米，叶子一天天干了，好像一遇火星便会燃烧。多数的水田也裂了缝，刚插入田里的秧苗，开始泛黄。农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也急坏了向镇长。眼看通乡公路油化庆典活动的日子越来越近，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天却不肯帮忙。

一天早晨，太阳在云层里迟迟不肯露脸。庆典活动现场，布置在政府门前的临时停车场。区公路局十分重视这次庆典活动，专门请策划公司搭建了舞台。为营造分氛围，在舞台前边安排了充气拱门，舞台四周悬挂了空飘，整个场面看上去庄重大气。演员和腰鼓队声乐队浩浩荡荡从主城区开来，伴着腰鼓声，声乐队演奏了一曲《今天是个好日子》，看热闹的村民个个脸上荡起欢快的笑容。持续一个多月的高温天气，给人烦躁沉郁的感觉，人们都渴盼老天下场雨，缓解干燥闷热的空气。区气象局近期发布了强对流暴风雨天气预报，但谁也没料到暴风雨比预报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两天。不知

啥时候下起零星雨点，一会儿，天空一道闪电，紧接着一声炸雷，疾风卷着粗大的雨点，鞭子一样抽打万物。整个大地突然暗了下来，看热闹的人群一时四散。昏暗的天空下，我接到了姜伟的手机，说他和向镇长去了吼滩，让我替他到党政办守电话，话还没说完，手机就成了忙音。

刚到办公室，就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我拿起电话，对方火气很大，质问我怎么长时间不接电话？你们镇长呢？我说去吼滩电站了。对方问，他手机为何打不通？我左手拿话筒，右手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才发现手机没有信号。我说，可能又是发射塔被雷击坏了。对方用听起来十分严肃的口气对我说，我是区委常委，副区长郑洪民，我以应急指挥部指挥长的名义指示你告诉向大勇：一、吼滩电站必须马上开闸泄洪；二、必须将电站的员工安全转移；三、必须密切监视地质灾害点，有情况立即报告。

郑指挥长啪地一声挂断电话，我还在不停的应答好的，好的。放下话筒我愣了一会，看着窗外的暴风骤雨，不假思索的冲进茫茫雨幕。一路小跑一路抹雨水，也不知道摔了多少回。摔了爬起来，再摔下再爬起来，迎着雷电和狂风暴雨，在我感到浑身无力的时候，终于来到的电站大坝。我喘着大气从濛濛雨帘中看见，向镇长和姜伟正用力拉提升闸门的轱辘。我右手抚着蹦跳的胸口，弓着腰喊向镇长！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板着脸吼道，你不守办公室跑这儿干啥？我忙向他转达了郑指挥长的命令。向镇长从牙缝里憋出一个脏字，便转头继续拉轱辘。听着远处哗哗啦啦涌入堤坝的流水，姜伟说，镇长，轱辘拉不动了。向镇长骂道，狗日的吴大用，只知道找钱，早就安排换个新轱辘，就是不听老子的话。

伴着快速上涨的河水，河水流速也快了起来，昏浊的水漫过堤坝，发出轰轰隆隆的响声。从上游飘来的一棵杆粗叶

茂的树，正好顶住了闸门。向镇长见状，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他边拉树枝边对姜伟说，你身后有根杠子，串在闸门的铁丝提手上，往上撬，我潜入水里向上顶。姜伟将木杠穿入铁丝扭成的扣里，一头搁在坝上，一头搁在肩膀上，用力向上撬。我正欲跑下去帮姜伟，轰——轰轰，伴随巨大的声响，左岸的泥沙裹挟着巨大的岩石直接滑入堤内，击起几米高的巨大浪花。闸门在巨大的浪花冲击下发出噼里啪啦的断裂声。向镇长整个身体像吸附在树上，在闸门口挺了一下，便卷入了巨大的漩涡之中。姜伟站在堤坝，慌乱地伸出手，试图拉住冲出堤坝的向镇长；一根树枝将姜伟扫了一下，他前后摇晃，透过密密麻麻的雨幕，我看到身着白衬衣的姜伟，像一只白鹤轻飘飘的，在树枝上弹上跌下，跳了几下，也径直滑入了浑浊的漩涡中。从厂房里跑过来的六七个员工，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大声呼唤：向——镇——长，向——镇——长！声音融入雨幕，很快被哗哗的流水淹没。

风声、雷声、雨声；雨水、汗水、泪水。看着滚滚奔腾的浊流，雷电风雨肆虐的山野，我无法喊出声音，只感到如刀箭穿心般剧烈疼痛。

十一

暴风雨洗刷后的天空，太阳露出了脸。在一碗水殡仪馆，向大勇镇长和姜伟，静静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亲朋好友来了，村民们来了，C区里的领导也来了。失去亲人的向琼，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眼泪也像早就流干了一样，她木讷地守在灵前，谁对她说话都机械地轻轻点头。甚至对本该成为她后母的刘院长，也是如此。一个身穿黑色长裙戴着墨镜的高挑女子，到姜伟灵前三鞠躬后转身离

去。和我一起守夜的王华告诉我，这女子就是姜伟的前女友王丽。在她转身的时候，我发现墨镜终未遮住她两行晶莹的泪水。

第二天，我进城替姜伟办理了接房手续。返回河口镇才知道，组织已安排陈莉主持河口镇政府工作，我也被临时抽调到党政办。

我把一周的报纸分发完，打开党政网。网上挂的两份文件吸引了我的眼球，一份是区委组织部关于向大勇同志任河口镇党委书记的通知；另一份是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向大勇、姜伟两位同志学习的通知，我想了想，把任职通知删掉了。

我整理完文件，感觉周身有些酸痛，便从藤椅上站起来伸伸懒腰。想想自己离开大学校园仅仅一年，身边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心想：快乐总是那么短暂，忧伤却随着我的血液生衍，突然就生出对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生命有时显得如此脆弱的感喟。我拿着文件夹准备送给陈莉，她却笑盈盈地站在门口说，恭喜你！接组织部通知，下周一到组织部报到，你将借调到区民政局工作。

你希望我离开河口镇，去民政局？

从内心讲，河口镇差干部，真希望你能留下来，但从你个人的前途考虑，我还是要……忍痛割爱。

要是我不愿意去呢？

陈莉停顿片刻，半是含羞半是娇嗔地说，真的？

真的！我还想向你请一天假，明天准备到姜伟老家把姜妈妈接到主城区来。

后天不是周末吗？我想，我想陪你一起去，行吗？

我默默地点点头。

[责任编辑 欧阳斌]